

# 两个月宝宝遭遇惊魂一刻，水中挣扎，面色苍白 婴儿游泳馆安全隐患该管管了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马文章

“要不是我婆婆眼疾手快，及时将宝宝抱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高高兴兴带孩子游泳，孩子却差点没了呼吸，谈及一个月前发生的事，付女士仍心有余悸。

近年来，婴童游泳馆遍地开花，监管却有所缺失，婴幼儿溺水事件也不时见诸报端。针对这一行业存在的安全隐患，记者展开走访调查。

## ○ 讲述：脖圈卡住宝宝出现窒息现象

付女士说，她的儿子有两个月大了，听说婴儿游泳好处良多，她便在石峰区一家名为“爱多多婴儿游泳生活馆”办了会员卡，可以游40次。

事发当天上午，付女士和婆婆带着宝宝去游泳馆游泳。工作人员唐阿姨将脖圈（小孩游泳器具）套在宝宝脖子处，谁知，宝宝从套上救生圈时开始哭闹。“慢点、轻点，小孩子怕是弄痛了。”付女士对唐阿姨提出质疑。

“小孩子哭，太正常了。”唐阿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，继续给宝宝颈部垫毛巾，抱下了水。

下水后，宝宝的手脚不停挣扎。付女士的婆婆立即推开唐阿姨将宝宝抱出泳池，解开套脖的泳圈后，宝宝面色苍白、嘴唇发乌。

1分钟后，宝宝不再哭闹，倒在桌子上一动不动。看到此情景，付女士吓坏了，包括唐阿姨在内的其他店员也不知所措。付女士婆婆迅速拨打120电话，宝宝被紧急送往市二医院抢救。

后经医生诊断，宝宝有缺氧窒息症状，脑部与肺部有无损伤，需照CT镜后进行医学观察。

## ○ 商家：赔偿顾客1600元

事发后，该游泳馆就关门歇业了数天。

在第二次协商时，该店朱老板避而不谈工作人员存在疏忽和操作问题，不停转移话题，提出“小孩是不是早产？”“有没有刚喝完奶”等一系列质疑，均被付女士否认。

“孩子来游泳，差点酿成悲剧，换做谁都不会就此不了了之。”付女士提出两点诉求：首先店家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；其次，双方签订一份书面协议，保证小孩在3岁之前，不出现因此次窒息缺氧事故导致出现后遗症，否则将承担所有医疗费用。

对于付女士提出的要求，朱老板表态，赔偿1600元解决此事，以后孩子任何健康问题与他们店无关。

“赔偿多少钱是其次，两个月的小孩遭遇大脑缺氧，以后会不会造成智力发育问题，这谁能保证？”付女士表示，签订小孩健康保障书是前提，不接受朱老板的赔偿条件。



▲涉事游泳馆里的小游泳池。记者/马文章 摄

## ○ 维权：协商不成，家长将通过法律解决

4月13日下午，付女士来到该游泳馆再次协商赔偿事宜。

当天，场内没有家长来消费，仅一名工作人员在看店。馆内大厅为婴儿服装、玩具产品销售区，往里走为游泳区域，摆放有一个约10平方米的游泳池和3个仅能容纳一名幼童的小游泳池，没有视频监控探头。

记者注意到，小孩使用的脖圈前有个卡扣，外部没标明任何厂家信息。工作人员说，不满1岁的宝宝都是套脖圈，且需要垫毛巾以增强防滑性。

记者在柜台一个不起眼位置，找到一张2018年6月登记的工商营业执照，其经营范围写明有婴儿服饰、婴儿用品和婴儿游泳。

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石峰区响石岭市场监管所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，近日，将派执法人员对该游泳馆营业资质和游泳圈质量问题进行取证调查。

当天，涉事双方来到响石岭派出所，云峰阁社区民警表示，鉴于婴儿未发生严重身体伤害，定性为一起民事纠纷，并约谈双方进行协商处理。

截至记者发稿时，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。付女士表示，将通过法律诉讼方式为自己维权。

## ○ 医生：不建议婴儿戴脖圈游泳

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提醒，婴儿的骨骼与运动神经协调能力尚不成熟，不建议让1岁以下婴儿戴脖圈游泳。“脖圈特别容易勒到脖子。另外，婴儿的重量下压时可能会引起窒息。”医生提醒，只要孩子在水中游，家长视线就不能远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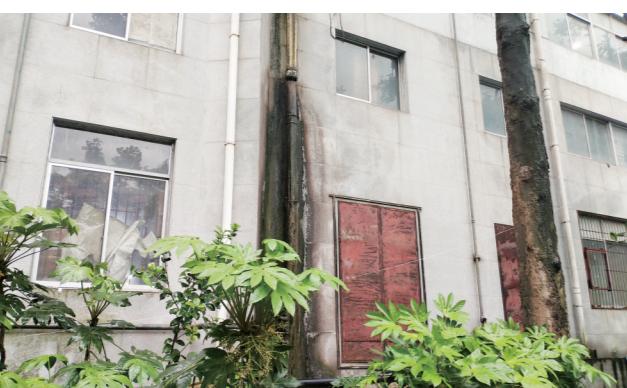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建议婴幼儿游泳时间不超过15分钟，家长全程双手托举着宝宝的胳膊或托着腋下，以保持宝宝处于漂浮在水面上的状态。



## 墙面污损、电线乱搭、楼道堆放杂物…… 部分街道办事处环境脏乱

本报讯（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廖智勇）街道办事处作为市、区两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级行政单位之一，也是我市创文工作的重要一环。4月15日上午，记者先后走访芦淞区建宁街道办事处、贺家土街道办事处、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，发现了不少问题。

▶ 建宁街道办事处一根污水管道断裂。记者/廖智勇 摄



## ○ 建宁：建筑外墙污损、绿化带有垃圾

三角叉巷是进出建宁街道办事处的必经之路，道路比较狭窄，路口附近栏杆醒目位置悬挂有禁止停车的警示牌，可路口处仍然停放5辆汽车。从路口到建宁街道办事处100多米距离，违停的汽车、摩托车随处可见。

街道办事处院内停车位里设置了废弃防疫用品收集箱，可院内依然有随意丢弃的口罩。记者在院落围墙边的绿化带里发现了矿泉水瓶、打火机、卫生纸等垃圾。院落西侧建筑外墙上一根排污管断裂，污水喷洒在墙面上，留

下大片黑色的污渍。院落北侧一栋矮房子的墙面上外接一根排烟管道，管道下方的墙面满是油污，水池附近倾倒不少菜渣和食物残渣，散发出刺鼻的气味。

在一间挂牌“综合治理站”的房间内，记者看到了杂乱堆放的纸箱，房间里环境卫生较差。记者还查看办公楼一楼灭火器箱的《灭火器检查记录表》，检查记录的最后日期是2021年12月份。办公楼部分场所无禁烟标志。

## ○ 月塘：电线乱搭、楼道堆放杂物

月塘街道办事处位于荷塘区文化巷附近，周邊道路车多拥挤，办事处停车场车位不足。记者注意到，停车场内汽车、摩托车乱停现象比较严重，部分违停车辆挡住了无障碍通道。

街道办事处停车场和文化巷人行道之间的绿化带内垃圾遍地、杂草丛生，灌木乔木缺少修剪。在绿化带一角，4个蛇皮袋装满了杂物，未及时清理。

办公楼外墙上电线纵横交错，一楼过道堆放了不锈钢架和纸箱等杂物，二楼三楼过道内堆放了许多塑料水桶。记者还查看了楼梯间灭火器箱的《灭火器检查记录表》，检查记录的最后日期是2021年11月份。

## ○ 贺家土：楼道乱堆杂物，墙面脏污

贺家土街道办事处整体环境卫生较好，但办公楼入口立柱旁违规停放了一辆摩托车。

每个楼层的楼道内都存在乱堆杂物现象。摆放在楼道内的垃圾桶虽然张贴了垃圾分类标志，但部分垃圾桶叠放，有一个垃圾桶翻到。三楼墙根处积灰较多，墙面脏污，显然未及时清洁。

# 岁月悠扬，你可还记得株洲那些古桥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伍靖雯

南华一桥、庙桥、青龙桥、大石桥……相比现代钢筋水泥的大桥，古桥承载了更多历史和乡情。走过一座桥，就好比聆听一段旧事，串联起古往今昔。

古桥是坚强的，株洲至今仍有一些穿越百年的古桥屹立，彰显当时的建筑文化及人居智慧；古桥也是脆弱的，一些桥梁挺过漫长岁月的风风雨雨，却在城市化进程中悄然退场。

株洲古桥，今何在？



## ① 经过时光沉淀， 这两座桥至今仍在人间烟火中

“新月出云”“苍龙腾驾”……对于结构精巧、建筑优美的桥梁，历代文人雅客从不吝赞美之词。但对于生活在居民来说，一座桥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过往。

顺着株董路转入南华一路，就看到一座古朴的桥梁横跨枫溪港上，便是南华一桥。这座桥梁于建国初期建成，见证了株洲工业立市的发展历程，如今更多是寻常烟火气。日常，这里是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必经之地，夏季卖水果、冬天烤地瓜的商贩，也常常在此驻留。

清末民初修建，位于五里墩村的庙桥同样如此，这座桥梁造型呈箭头形状，箭头指向来水的方向，至今仍横亘水上，供人们来往穿梭。

2020年，这两座桥梁都被列为全市首批8处历史建筑之一。但除了实实在在的挂牌介绍，以及法规明确任何人不得将其损坏、擅自迁移或拆除，这两座古桥更多给人的是“平易近人”之感。仿佛四季流转，桥，始终伴随人们的生活。



▲新建的青龙桥，保留了古桥的文字介绍。伍靖雯/摄

## ② 挺过岁月风雨， 这两座桥却没有挺过“城市化”

但并非每一座古桥，都能有挂牌保护的好运气。一些经历风风雨雨的古桥，早已面目全非。

驱车从隆兴路转入万丰路，从一条休闲步道往下走四五十米，便看到一座拱桥。桥下立着一处青龙桥的介绍牌，讲述一段历经600多年的古桥旧事。

曾经的青龙桥建于1402年，因盘龙坝流经此处，老百姓出行受阻，当地财主罗嘉福带头出资修建桥梁，半月形的桥身，曲线圆润优美。相关资料记载，乾隆年间，因罗家后人罗典官拜御史，这座由罗氏先人修建的古桥也沾上了皇恩，地方百姓、文武官员遇此桥，皆须落轿下马参拜。

“我们以前天天走这座桥上过，桥身高拱，比现在这个更好看一些。”附近居民罗细君说，一直到10年前被拆毁时，这座桥仍然坚固耐用，如今虽然周边环境美了，古桥变成新桥，大家却总爱聊起往日在青龙古桥上跑下的趣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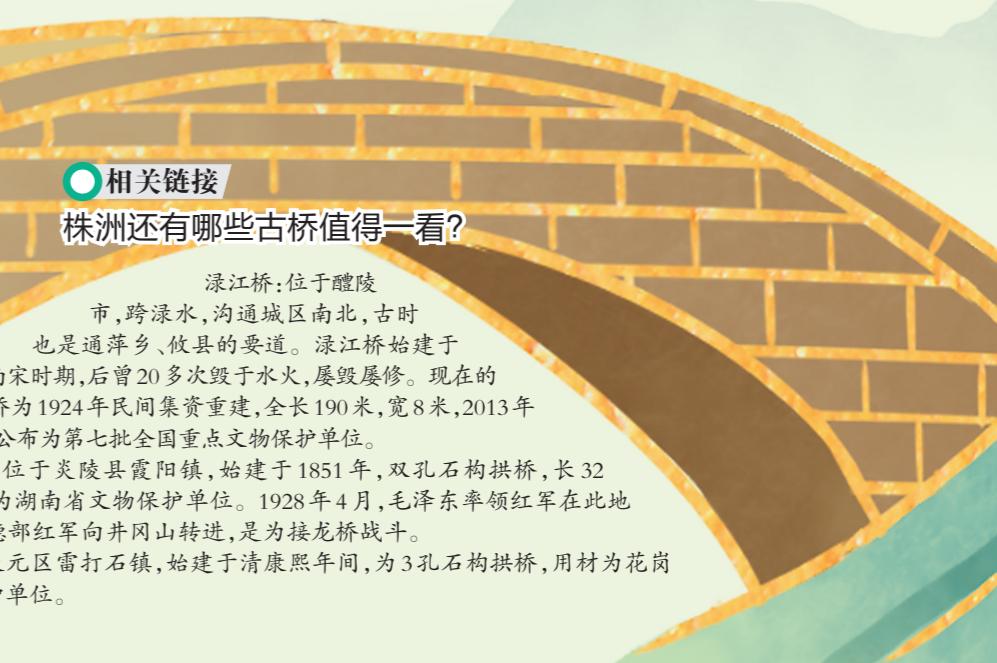
附近就是大石桥社区，但与之同名的大石桥，也早已换了模样。这座建于明代中期、有400多年历史的古桥，最负盛名的是“阔气”的桥面，可让现代的小轿车、摩托车并排行驶，这样的宽度在当年并不多见。但随着城市建设，大石桥早已融入水泥路桥之中，“现在哪怕走过，也不自知了。”罗细君说。

## ③ 株洲200多处交通文化遗产， 其中约7成是桥梁

湘水悠悠，也为株洲留下丰富的古桥建筑文化。相关资料记载，全市有200多处交通文化遗产，其中约7成是桥梁。清朝光绪年间的《湘潭县志》也录有株洲多座古桥的名字与旧址。

在古桥的寻访中，附近居民说得最多的就是“古桥结实”“经久耐用”等词汇，但这些穿越漫长岁月而来的古桥，在遭遇城市发展与建筑保护这一命题时，多数是古桥退让。

位于高岭社区的万福桥，曾因“万福”二字



深入人心。如今走在古桥故地，眼前是宽阔的休闲广场，只有古桥之名徒留。

当然，对于这些古桥，大家都有矛盾心理。桥没了，优美的广场、笔直的马路都来了，“为什么一处古迹不能与现代建筑融合起来呢？为什么不能给这些古桥一些栖身之地？”株洲市文史专家不止一次发问。

有人说，事物存在的价值会因时代的改变而变化，“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希望后辈只能通过一些介绍牌，去了解株洲的过去。”罗细君说。

